國朝寶鑑 十五

肅宗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六

肅宗朝六

癸亥九年春正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因戶曹判書尹堦言命停諸軍門所造月課軍器尚方貂皮之貿內酒房酒米之供並依辛亥年例減半又除大殿別監之加出者八名減內圖卜馬之加定者八匹省諸功臣嫡長之眞十五除勳府吏給料之規一年成均館柴炭價內醫院青大竹皆從量減盖以年凶節省也○左議政閔鼎重賑恤提調閔維重戶曹

判書尹堦以裁省稟定事請對以別單四件進之掖庭隷屬以至各司料布物種多所裁減維重等又請量減五軍門軍官及無軍將官數濫者是後將臣等以爲萬科後中外武士官爵有限不能收用只望各軍門之收用令若猝罷恐失其心命勿減令本軍門參半給料維重等又以爲湖南東伍自備鳥銃者給復一結無銃者給五十負而庚戌裁減時自備者減五十負無銃者除減矣盖當初因鳥銃之稀貴募令給復自備而今則京外所

打造者足可以分給給復之規宜一切革罷
上從之是後維重以湖西亦有此規又白罷
之維重又以新出身之分防西北者當此飢
荒主客俱弊並令依前例以米五石輸納江
都且濟用監提調例以戶曹參判兼帶而適
易頻數不能看檢下吏多有弄奸請別出提
調並從之維重曰湖南田結比上年所縮至
五萬餘結而稅豆既為全減稅米所當納不
過二萬一千餘石不若盡為蠲減以賑饑米
在本道者準此數上納尹堦曰正供不可全

減 上從堦言命半減以賑米移給○領府
事宋時烈詣闕上劄更申引年之請荅曰當
面諭安心入來仍命除肅拜入侍又命史官
引入小宦扶掖上殿 上曰卿之至懇予非
不知而但禮經係國安危者勿許休致卿以
先朝元老爲士林所尊仰何可輕許乎○上
下哀痛之教于八路曰予以無德受 祖宗
遺民惠澤不及政令煩苛以致愁怨朋興民
心如此故上天昭監荐降凶歉式至今日民
將相率而塡壑其强壯者則爲盜賊而陷於

刑戮矣如此則國何以為國乎嗚呼將差之
何哉惟大小有職諸臣各盡其心各殫其力
惟喣濡懷保是務如救焚如拯溺活我呱呱
之赤子則 祖宗在天之靈豈不降監其勤
勞哉如此則福祿亦將及於子孫矣近來祿
俸甚薄為官者不足以仁其妻子又何暇而
及民哉然人各削其飲食不侈其衣服一切
以節約為心則亦不無容力之地凡我有職
諸臣只在視我民如視其子女而已大學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夫不能言

之赤子猶尚如此況能言之我民乎唐太宗假仁義尚詐力之君也然連值凶荒勤以撫之以致其民之不怨況 祖宗之為政一以仁義為主諸臣之所學亦以詐力為恥今日事只在於以誠慤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彼至愚而神之民亦豈不知詐偽與誠心哉咨爾方伯留守毋或安坐營中巡歷列邑一面與守令面議凡百一面見吏民曉諭朝家勤恤之意及予冲子哀痛切迫之心則庶幾不至於怨恨而逃散矣第念巡歷之際廚傳支

供亥貽騷擾之弊須以單騎只率一二人勿率軍官則可無弊端矣予近閱古今荒政諸書朱子爲浙東荒使也其門人所記有云公鉤訪民隱晝夜不倦至廢寢食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必乘輕車屛徒御一身所需皆自賫以行秋毫不及於州縣故所歷雖廣部內不知以此官吏夙夜戒勅常如使者壓境至有自引去者以故所活不知其幾萬其後朱子見孝宗孝宗迎謂曰浙東之勤勞朕所知之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至於兵水使守

令僉萬戶察訪權管別將各有所屬民兵卒伍各與共其辛苦常以民飢與同飢民死與同死爲心則豈不有相救之道耶予惟今日致此罔極專由於予之否德中夜興歎臨食忘飯所恃者惟有有職諸臣各盡心力而已故敷心腹腎腸以告須體至意毋或怠慢事諭于諸道監司兵水使留守守令僉萬戶察訪權管別將又曰予以否德所爲多有不善以致天降之災水旱風霜害爾嘉穀使爾無辜之民飢困至此或阽於溝壑念之至此予

心若割而又無顔面臨於爾等之上也然事
已至此無可奈何惟望爾等忍飢忍寒各保
爾家無或流散則予方削衣減食以爲救活
爾等之計爾等須勿以予爲不可信也嗚呼
爾等非予之赤子乎父母雖或貧不能養其
子寧有其子棄父母而去者乎且念爾等非
予之赤子乃　祖宗之赤子予雖否德爾等
何忍忘　祖宗之遺澤棄予而逃散乎況逃
散者無一生此又不可不知也又念其間或
有不得已而爲盜者亦豈爾等之本心哉實

由於予不能制爾等之產使無恒心而又無素教使之雖死而不忍為非故迫於死亡不顧禮義而為此至不善至危險之事此予日夜腐心而流涕者也予方與廷臣及監司守令日夜謀度以求賑恤之策爾等慎無萌不善之心而為至危之事也嗚呼予非爾等何以為君爾等非予亦何所戴況爾等自爾祖爾父保其田里養其父母育其子孫樂生與事殆三百年于玆者豈非我　祖宗之深恩厚德乎今雖困急顧何忍捨予沖人而陷於

不測乎予之此言實出赤心尚其念哉且别
告爾鄉居士夫爾等世受國恩忠義之心自
與凡民不同當此大命近止之日予大夫亦
豈無憂恤之心哉須各勸諭鄉里毋或流散
毋或竊盜予大夫自給之餘如有升合相資
之勢須分其些少毋或為獨生之計予嘗見
横渠西銘有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仁人之
心其於物也尚有相愛之道況於同胞之民
乎嗚呼天之命予為君 祖宗之畀予以位
皆所以為民也予不能自保吾民致此哀痛

之辭尚宜哀矜而動念也咨爾方伯留守鎮
以此別諭布告于士大夫大小軍民俾知寡
昧哀傷惻怛之意判府事金壽興請分遣御
史宣諭諸道又因邇臣所陳監司兵使以下
所諭則只使傳給監營分布各處而軍民等
處所諭則令御史往都會官會各邑守令曉
諭左相閔鼎重以咸鏡平安江原三道都會
所屬邑頗遠忠清道則邑殘民弊只許全羅
慶尚黃海三道聚會都會官曉諭仍命御史
採民瘼以聞京畿則不出御史開城府則使

海西御史歷諭之李尚眞又請湖西依兩南
例會集曉諭以侍從人差御史分送李東郁
全羅道金載顯慶尚道安烒忠淸道兪命一
黃海道權持平安道李畬江原道○上敎曰
予嘗喜讀韓文中佛骨表因見何蕃傳又見
宋之陳東歐陽澈事蹟千載之下不覺使人
起敬也國家所以廩養士子者豈徒使之作
文干祿哉予欲以此三人別立小祠於成均
之傍使今日諸生有所觀感而凡古今可祀
者同祀之似好令議于大臣儒臣領府事宋

時烈議曰伏承喜讀韓文佛骨表之教舍生
之倫孰不欽仰大聖人德意哉且以下詢何
蕃等立祠之舉觀之益有以見聖人所作為
出尋常萬萬亦豈非聖人衰世之意也當朱
泚僭竊之日大學諸生多欲從亂而蕃以眇
然一儒巾正色叱之使六館之士皆不濡跡
其義甚壯其功甚大反有勝於李晟數十萬
衆矣然蕃之修之於身者孝行卓異故成就
如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信矣至於
陳東歐陽澈當宋朝被兵罔極之日痛羣奸

之誤國愍忠臣之見擯慷慨上章請斬六賊以謝天下請用种李以却強虜卒以見殺而不悔所學之正所養之厚蓋可見矣此實宋朝列帝培養深厚而元祐諸賢倡明導率之效也若歐陽澈見殺之日非時大雪塞路斷人以匹夫而感動天地之氣者此可見矣今若依聖教別立小祠使諸生有所觀感則豈不大有益於世道哉閔鼎重金壽興鄭知和李尚真皆與時烈同議領相金壽恒病不收議 上使之更問又以同祀人更詢諸臣壽

恒以爲三人可祀之實諸臣已盡之臣豈異議同祀人則宜令儒臣博考商確處之壽與以爲何蕃等皆是大學生則同祀之人亦當就大學生中成就表著如三人者然後可無愧於同堂合享晉惠帝時賈后殺楊駿廢太后董養遊大學升明倫堂歎曰朝廷達斯堂何爲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義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與其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養之風節亦不下於三

人者似當與論於同祀時烈尚真以董養之可合同祀與壽興議無異 上命依時烈壽興議施行其後禮判南龍翼白 上曰啓聖廟剏立事已有 先朝成命何蕃等立祠先此舉行恐爲未安 上問諸大臣時烈曰立祠命下士林聳動不可稽遲倣其制度與啓聖廟一時剏建爲宜壽恒等以爲雖倣其制終不無時詘擧贏之患請姑俟秋成從之〇

御晝講御營大將尹趾完請對同入賑恤堂

上閱維重曰湖稅既許減半嶺南似當一體

許減而諸議每以正供之減捧為難就收米
量減何如宋時烈曰減收米終不如減田稅
之尤惠於民　上命減田稅每結三斗及三
手粮一斗二升依湖南例以賑廳米代給判
府事金壽興曰臣前以各軍門將官取才調
用事陳劄廟堂請依施而軍門尚不舉行矣
今若依內三廳例取才收用則事甚公正矣
兵判南九萬請使各軍門大將會一處取才
上從之壽興曰朱子以賑救莫如講水利為
言曾在　先朝別設堤堰司專管堤堰而近

來此法弛廢只令戶判兼察今以備局堂上
一負差提堰司堂上使之專意水利則必有
所益 上允之趾完曰本廳上番軍只一千
而上年既減五百今又沒數減番則宿衛甚
爲踈虞矣 上曰不可盡數減番勿減○命
罷軍門各司與吏胥免新免新新差者餉之先進及納物之
規從兵判南九萬言也蓋免新舊例之因謬
者或有因此破產九萬言於 上一切禁之
又言掖庭亦有此弊法令之行必自內及外
宜自掖庭始遂命並禁○下手札遣史官傳

諭朴世采曰講筵已開大老造朝此時思想一倍平日從速登程共參經筵啓沃寡躬世采因史官附奏謹當觀病勢扶擁登程少答嚴命○判府事金壽興上劄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之禮雖非我國之所敢議至於祈穀一節尚可行之趂元月之未盡祀於國社之壇似合禮意而既非我朝祀典所載詢之諸大臣而處之 上令議大臣領府事宋時烈以爲月令及左傳說皆是天

子之事然周禮有凡國祈年于田祖之文雖
非天子亦無不可講其節目而行之似宜諸
大臣亦無異辭命依議施行是月二十八日
遣大臣始行祀于社壇是後仍以為例○引
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金壽恒亦出仕入
侍　上問行實惠事壽恒等請蕩減久遠逋
稅䟽放罪囚收用節孝　上命孝子之表著
者旌表門閭逋租及徵族之役並限年蕩減
罪囚則逆獄綱常外一併蕩滌金壽恒閔鼎
重等以為逆獄綱常外亦有重犯並許直釋

非懲惡之道　上命斟酌疏决○御晝講講
詩傳抑篇　上曰莫見乎隱及十手十目等
語莫非謹獨工夫幽暗燕閒之中易以放肆
故此章之指如此宋時烈曰昔宋臣張九成
言于孝宗曰陛下處宮中果如對臣僚之時
否孝宗沉吟久不能答九成曰此陛下不誠
處也後世以九成之言為至論此非可法者
乎講訖　上以昨日事詢時烈時烈曰均惠
之道在於身役蠲減一家內父子兄弟逐口
有役負逋積年者固宜蕩減而至於罪因以

惻怛之誠隱其無罪而疏釋則是公心也天
理也若慮日後禍福而曲爲之地則是私意
也人欲也天理人欲不可不審處也李尚眞
曰犯重罪者不可輕議 上曰下車泣辜古
聖王之盛德寡昧凉德不能化民以致罪人
之斯多予甚恥之諸臣請以此意特下備忘
播告中外是夕下備忘記曰日昨八路宣諭
之批纔示哀傷惻怛之意第自朝家若無別
樣施惠以慰民望而徒歸於紙上空言則決
非寡昧之本心亦豈不失信於小民哉其令

膂力者令兵使訪問以為隨才調用之地從
之○御晝講日前宋時烈以守禦使革罷事
白 上曰臣來時宿廣州地百姓呼訴甚懇
以為守禦使及府尹各管軍兵財賦互相侵
刻不堪其苦云不可不罷閔鼎重金壽興等
亦皆言既置守禦使又置府尹事權相分守
禦使似當罷兵判南九萬以為必以地望當
為守禦使者為留守則事權歸一矣 上令
更詢他大臣而處之至是領相金壽恒白曰
守禦廳自 仁祖朝設立其來已久 上以

此持難不欲罷而到今本廳與剏設之初不同不必膠守而且此非全然革罷也只欲罷京廳而以廣州爲留守又以備局堂上一員主管如江都事則守禦使自在而凡事尤着實矣知中樞李尚眞亦言其當罷 上從之壽恒請依江都例置經歷一員時烈又請以守禦使呂聖齊爲留守並從之○教曰予惟亡國喪身之禍非一道而求之古今罔不由於沈湎於酒顚覆厥德也惟我 祖宗憂深慮遠丁寧曉諭所以備酒禍者可謂深切而

近日大小臣僚不體　列聖之遺意唯事崇
飮沈酗度日上以置國事於度外下以貽父
兄之憂戚甚至於敗家亡身而恬不爲戒習
俗之痼弊乃至此極寧不大可寒心哉矧今
天怒於上變怪百出民怨於下倒懸方急雖
君臣上下早夜孜孜一心圖治猶懼其不濟
豈敢不恤德禮縱酒廢事若是其放肆無嚴
乎且念連歲大侵公私赤立之日爲酒醪以
糜穀非所以節省浮費之道此又不可不知
也咨爾中外大小臣僚克體此意痛袪崇飮

恪勤乃職弘濟時艱而如或不有法禁猶踵
前習者難免違令之律並宜知悉○遣史官
傳諭于前參議朴世采使之偕來○二月前
參議朴世采來到城外上辭疏 上遣史官
諭以喜幸之意命從速入來○全羅道御史
李東郁請移江都米一萬石于全羅道又言
全州於義宮屯庄多占民田請罷之並依施
○白虹貫日 上以日變下敎求言曰眇予
小子當國家危亂之秋承 祖宗艱大之統
托乎兆民之上九年于玆才踈德薄政令乖

宜天怒於上咎徵沓臻民怨於下倒懸方急
為民父母當復如何居常懍懍不遑寧處陰
虹貫陽之變又見於昨日而重暈交戟形象
甚凶一倍憂惕罔知攸措宜廣求直言以補
不逮而亦豈無責勵羣工交相儆戒之道乎
咨爾大小臣僚體寡昧之至意恪勤乃職克
祛己私少答天譴以濟時艱○上下手札遣
史官傳諭于行護軍尹拯曰頃於史官傳諭
之批略攄勤懇之旨幡然之期日夕企待矣
誠禮未篤莫回長往之志不覺悵然失圖繼

以愧恧也噫側席思想之懷休戚與同之義
備悉於前批今不必重複而第前後徵召輒
以私情之崩迫為難進第一義此則大有所
不然者嗚呼此何等時也國勢阽危灾異層
出上下憂遑食息靡寧當斯時也雖以領府
事之出處正大猶且幡然造朝盡瘁為意則
爾亦世祿之臣何其獨無憂國愛君之忱而
徒守一節退臥鄉村恝視國事一何邁邁耶
更遣史官申諸至意亟體如渴之旨從速偕
来毋孤企望擬對以席藁竢誅不敢復以文

字仰濆云○扶安士人申宗濟不忍饑餓棄妻子鑿冰投水而死道臣以聞傳曰不覺慘然自本道各別恤典舉行分給穀物於族屬以救涸轍之命以示彰恤之意守土之官使民飢死難免其責而此時遆易有弊令道臣拿致營門決杖○召對玉堂官朴世采李翔同入講官讀至難制者惟怒爲甚 上曰予於平日有暴怒之病今見此書惕然而警悟也世采曰每於忿慾發時念此爲戒則政令施措亦將無不得當矣又曰學問之功莫備

於庸學而其中最爲要切周遍通行者莫如
敬義二字大學聖學輯要有讀書法頗省覽
加意 上曰所陳明白切實當體念焉臨罷
上賜世孫翔玉圈各一雙命尚方造給貂帽
又下玉圈一雙于宋時烈◯教曰國之急務
莫先於遏絶己私寅協和衷也必須驚動克
去病根然後百事可做而國家治安矣噫世
降俗末綱紀陵夷公道淪喪私意横流至於
朝著之上寅協爲貴惟我 列聖丁寧反覆
勅勵臣隣者未嘗不在於是則在下之道所

當仰承美意恢張公道而數年以來論議携貳罔聞寅協之風轉成斥軋之習一聞小過如得奇貨紛紜起鬧寧靖無期似此氣象決非和平之福而抑亦有乖於人和氣和天地之和應之之道也咨爾大小臣僚體寡昧之至意念時事之多艱無或如前玩忽愒念奉行共濟王室○御晝講朴世采曰朱子封事乃人主之龜鑑程伯子䟽章備言治道本末且其時國事與我國相類法講之外尤宜省覽 上曰當體念焉世采又請法宋仁宗置

韓富范於天章閣給筆札使陳治務之事責大臣以韓富之事金壽恒曰朴世采之言切中時病羣下絕無奉公率職之人其責專在大臣而古人亦惟曰集衆慮廣忠言儒臣及在廷諸臣協心相助是臣所望世采所謂搜訪人才誠爲急務世采方在銓曹使之別爲講究搜訪之道宜矣　上命世采講究擧行李翔請依漢朝孝廉之擧自州縣薦聞拔其尤者而用之世采又請令大臣商定其節目
上命壽恒與他大臣議爲之壽恒請名致尹

擬又請遞李端夏憲長之職別諭促來專委
賑事許之　上以諸司回啓公事使於三日
內爲之而不爲惕念奉行事多稽滯命政院
更飭○三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金
壽恒以頃日朴世采李翔所達人才廣搜事
請廣詢處之左議政閔鼎重吏曹判書李翻
曰從前別薦只令朝士爲之故聞見不廣被
薦不多而政曹亦不着實收用徒爲文具必
講定節目別勅方伯州郡拔擇薦聞則得人
之路廣矣　上命政曹議定節目而行之是

後朴世采又白 上曰令此搜訪人才與常
時別薦有異不可循例頒布 上特下備忘
使之克去私意盡心奉行李尚真又請令廟
堂諸臣廣薦可堪守令者 上命廟堂銓曹
相議稟處至是壽恒等白 上曰近來守令
薦甚冗雜別為議薦則必有所益請別擇薦
主申明誤薦之法翻請以堂上則曾經承旨
叅議人及堂下三司為薦主武弁則已行閫
帥者外亦擇其可合者為薦主許之時臺諫
牌不進之弊甚紛紜以其被推之後輒有避

遷之路故也李尚眞請令兩司帶推行公
上使廟堂禀處壽恒曰李珥亦嘗䟽論此弊
使兩司互勘推考好矣鼎重及諸臣俱以爲
是從之○御晝講朴世采陳君臣至誠相與
之義又曰我朝内司之設已非王者無私之
義而且於宮家勲戚左右近習不無偏護之
事向者宮家營造之事臺臣爭之而不惟不
納因董成之此乃 聖上所當戒也又言政
官用捨不在人賢不肖而只在請托有無臺
諫逐臣或論人是非則其親戚故舊羣起營

救使公議不伸此尤大患 上稱善曰予當
體念而廷臣亦以是惕慮可也○時以 孝
宗大王世室事將行告廟禮刑曹判書金德
遠上疏曰 孝宗大王世室已卜告廟之日
亦惟我 仁祖大王撥亂反正功同創業應
為不遷之廟不待當祧而知之者謂日後應
行而獨不並行於今日則不瑕有先後失序
之議而亦恐有違於大臣所引漢朝太祖太
宗一時追尊之義也 上命議大臣儒臣金
壽恒閔鼎重宋時烈金壽興鄭知和李尚真

及朴世采李翔等皆以為 仁祖大王撥亂
反正功烈巍卓當為不遷之位以漢朝追尊
太祖太宗之例論之則 孝宗大王尊為世
室之日並行告廟似亦有據傳曰 仁祖大
王撥亂反正之功應為不遷之位則不必待
當祧之日並行告廟誠為合當仍命並告宗
廟○領中樞府事宋時烈致仕為奉朝賀金
壽恒以為頒之以領中樞本秩常祿酒肉之
外月致廪粟以示禮待惠養之意似不當循
用常禮 上從之翌日時烈上箋謝恩 上

又遣承旨諭曰卿之心事予所詳知今雖致仕以卿武侯之忠貞決不忍捨予長往玆遣近侍申諭至意○名對玉堂官朴世采言立志致誠爲學之本 上嘉納之又請精抄程朱封事以備睿覽 上從之○謝恩使金錫胄柳尙運等回來 上引見錫胄陳沿路民瘼請蕩減關西義州等五邑庚申條龍岡等六邑丙辰條海西各邑戊子條管餉穀之逋欠者並許之蓋是時廟堂蕩滌逋租之令限以年條故逋欠最多之年或不入於限中窮

民未蒙實惠故言者多言其不可錫賚以兩
西民情白之有是命先是海西御史以本道
別收米（盖海西初為毛將酬應每一結別收五斗米八送而至今因循）減除
事啓聞廟堂啓以此是貢物之價元非科外
之斂請詢本道而處之 上特命罷之○奉
朝賀宋時烈上劄請追上 太祖大王尊號
其劄曰尊號之上非古也然本朝自 世祖
創始至于 宣祖又進大號 太祖大王創
業垂統功烈如何而崇極之道反歉於 二
祖既進者不可追改則無寧追加於 太祖

以安　二祖之孝心　上優答之名時任原
任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與儒臣會議賓廳諸
臣多以為崇極之道似不在字數多少追上
尊號事體重大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
重以為以歷代故事觀之徽號字數之多少
似無關於功德之高下祖孫之尊屈況　太
祖為上王之日已受啓運神武之尊號及至
昇遐又上至仁聖文之謚則到今雖復追上
其所以揄揚盛烈蔑以加矣抑念元老大臣
劉陳　二祖不安之意者實非偶然稽之皇

朝典禮亦有追加 太祖徽號之事援此為
例不無所據而事體至重惟 聖明裁處教
曰太祖大王豐功盛烈徽美之稱反歉於
二祖儒賢之所以陳請而求之古事不無可
據則宜有加隆之典而蒙獻議中大臣及一
二儒臣之議正合予意似難輕議矣一二儒臣指南致熏等也
時烈又劄論曰臣妄論宗禮日夕惶隕
只當悔罪而又念當初進說草草以致廷議
之不咸此亦臣罪也禮曰禮有以少為貴者
有以多為貴者多少各有所當矣雖以 皇

明及本朝徽號言之分明以多爲貴而
祖之號反多於　太祖其於朱子所謂孫以
祖屈之義何如耶玉堂所獻之說明白有據
然以位版所題觀之則尊號諡號錯陳間排
無復整齊兼且以所題八字之內四字爲尊
號則諡號只四字而已然則　列聖諡號皆
八字而　太祖只是四字　列聖諸位反有
加隆皆所不安者矣且以聖人從周之義觀
之皇朝所行旣以加上爲禮則其在今日違
棄不用誠有所盡傷慨歎者矣且程子論諡

以不當其實爲不正我　太祖之開國垂統至今日三百年鞏固維持者實基於威化回軍大義昭如日星也今於尊號皆無此意臣每以歉然也故臣欲以昭義正倫等字追上則既合程子之義而慰　二祖之靈使無憾縮不安之意者豈在於是矣　上引見諸大臣以追上尊號事問之領議政金壽恒判府事金壽興曰時烈劄既言舉義回軍之意不可無追上之舉前劄所謂不敢質言蓋指此也以領府事識見有此申請所當依行而事

體重大更會廷臣而詢處可矣左議政閔鼎重亦以為前劄只言字數之多少故諸議不一臣等亦以為難矣今以擧義回軍之意為言不可不從宜廣詢而處之於是更命大臣二品以上及三司儒臣等會議李秞李翔金萬吉等議如前睦來善朴信圭鄭錀慶冣尹以濟南致熏猶以為事體重大南龍翼申最尹堦南九萬崔逸以為元老劄辭既有微意無容別議李翊相洪萬容尹趾完南二星及玉堂吳道一徐宗泰亦皆以加上為宜而宗

泰則以為謂必加上昭義正倫等字孰為追
上之端則臣未知其如何其餘無別白議壽
恒等諸大臣議曰前日會議只在字數之多
少而今此元老再進文字又以 太祖謚號
只是四字 列聖反有加隆為未安而且以
威化回軍之大義不入於謚號為歉欲遵皇
朝加上之禮臣等無容別議且言 定宗位
版只是謚號四字 太宗位版亦以尊號謚
號合為八字與 太祖位版所題同而 定
宗謚號則追上廟號時既已加上四字 太

祖諡號今又加上則獨於 太宗諡號仍舊無加恐欠崇奉之道宜為一體追上教曰 太祖追上徽號事及 太宗諡號一時加上誠為合禮至於應行節目待秋擧行禮曹以議諡一欵及前議 王后位版中太字刪去事及徽號追書事亦為待秋擧行與否啓稟則教以議諡事不必待秋擇日擧行位版刪去追書事待 兩廟追上徽號時並行○夏四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先是兵曹判書南九萬請於廢四郡閭延茂昌慈城虞芮即江邊廢地設置四

鎭大臣金壽恒亦以爲便已令差出四鎭邊將至是大司諫柳尚運言其不便曰此地橫亘數百里樹木叢雜道路阻絶今若置鎭則當伐木通道開墾田土新設殘鎭旣不足以禦賊而反開賊路且土地闢則貂蔘之利絶矣其弊必多有犯越之患而重峯疊嶂四塞不通雖欲設烽燧其路無由此皆不便之端也九萬曰北路貂蔘出於三甲而三甲設邑已至累百年其利不絶今雖置四郡豈至一朝斷絶乎江邊往來之路非一二則賊來豈

必由四郡乎及開賊路之說亦不然矣樹木雖可為防蔽而亦豈如募入人民乎諸臣多以尚運言為便金壽恒請更令九萬往議諸大臣是後九萬往問諸大臣右議政金錫胄主尚運議以為窮僻之地實難募民又難接待官員先置二處僉使觀勢加設為可左議政閔鼎重以為不可不仍設四鎮金壽恒金壽興從錫胄言以先設二鎮為便 上從之命設茂昌慈城二鎮○御夕講朴世采曰頃見數三女人自差備門向別處宮禁重地女

人何可任意出入宜嚴飭禁斷不得已出入
者則考其信符俾不得濫雜也 上可之領
府事金壽興白日宋時烈所註朱子封事朴
世采陳達使之書進而今聞時烈有註解朱
子大全者而未及脫藁云請給筆札書手使
之寫進世采亦以爲可 上許之○上見刑
曹囚徒多至百餘人命該曹趣即疏决○前
參議尹拯處傳諭史官以拯病難赴名聞之
上更下溫諭使之期於偕來拯以俟病少間
前進郊外爲對 上命兩道監司上來時給

馬○黃海監司宋光淵以守令治績分等啓
聞光淵辭陛時 上有不待考課嚴明黜陟
之教故有此啓聞賜平山府使朴紳信川郡
守韓浣安岳縣監柳以井表裏○吏曹參議
朴世采上疏進心學旨訣世采取鄭逑所編心經發揮與趙翼所撰持敬圖說損益成書時 上方講心經世采以爲爲
學之方必先分别公私義利而其本又在於
敬之一字撰成是書凡於經傳中提及敬字
者毋論緊漫悉收入其中又於疏中引先儒
所論居敬工夫以上之 上荅以常置於左

右朝夕省察○五月前參議尹拯承召到果川疏陳其遭禍抱痛不敢膺命之狀遣承旨敦勉入來拯又陳疏力辭連遣史官諭召拯徊徨不進而歸○敎曰近日刑曹時囚受刑者罪名雖重未過三次相繼殞斃者至於八九人此豈恤刑之道乎當該堂郎推考○奉朝賀宋時烈上辭疏有不敢遠去京國只為徘徊近畿之語 上優批遣承旨使偕來○吏曹參議朴世采請對以旱災甚酷請別遣大臣祈禱且求言審理以盡應天弭災之實

又請誠心爲學克去己私又請至誠招徠宋時烈尹拯又言李端夏留心經學李敏叙多有可觀之節朴世堂尹搢柳譚厚皆恬退之士而譚厚則經學明熟並宜招致朝廷 上皆可之翌日下教命大臣不卜日祈雨北郊

○吏曹參議朴世采上䟽言長湍府民餓死者至四人乞下諭于監司詳加訪問如此之類別爲救恤又言審理寃獄亦所不廢然而赦令之數下未有如近日者䟽決時有所加愼毋蹈古人惠奸宄賊良民之譏 上優批

荅之仍命本道依扶安士人例飢死者舉恤
典○奉朝賀宋時烈省姊金化自嶺東將經
還湖西傳諭承旨金鎮龜啓聞之 上遣吏
判李翻傳諭曰卿以碩德重望造朝未幾遽
尋引年之章非不知益加誠禮終始敦勉而
卿之筵席所陳不啻丁寧必無負初心決去
就之理故不得不勉從矣不料今日之舉大
違所望茲遣冢宰申誥至意仍命與之偕來
○時禁衛營有營造事下教曰近日宮城近
處呼邪之聲徹于大内如非緊急之役限得

雨姑停○命祈雨祭文使大提學製進而專
以罪己責躬爲主意○下教罪己仍命親自
禱雨於社壇又命陪祭諸臣齋沐洗濯各別
齋宿領議政金壽恒以 上候方在調攝閭
巷且多拘忌之疾請對止之○六月御晝講
時以久旱避正殿故 上御南廡中工曹叅
判朴世采請親行禱雨於宗廟 上許之命
於初八日定行○上詣宗廟行祈雨祭入幕
次忽驟雨始祭又雨祭畢而霽○時有 神
懿元敬兩后位版中太字删改之議宋時烈

既獻議而朴世采亦上疏曰太后之太字雖
曰在太上宮時所爲又有所沿襲於前朝者
其於名義道理決難苟且因仍而終不改題
也豈徒以事體重大而不行乎 上俱不許
五月二十四日始下教曰太字之仍舊不改
終有所大不安者今因有事太廟之日一番
釐改似不可已令禮官舉行禮曹判書南龍
翼稟曰 王后位版不書徽號者勿令追書
已有成命而 元敬王后位以有太字今將
刮磨因此時並書徽號似合於禮 上可之

至是將舉行禮曹獻儀註儀註曰宗廟及永寧殿先告事由置謚冊寶於彩轝都監諸執事俱以朝服陪詣闕下承旨亦朝服出傳奉以入御覽畢仍奉安于別殿上冊寶前一日諸執事復以朝服奉往宗廟南門外權置幄次及祭罷始奉安設幄床案函袱褥席讀冊官二讀寶官二並以文三品官爲之奉冊官四奉寶官四並以五品官爲之舉冊案者四舉寶案者四舉讀冊空案者四舉讀寶空案者四當日遣大臣祭宗廟四品以上朝服五品以下黑團領一獻官諸執事服祭服廟主改題時題主官各位版一出納大祝宮闈令各二浴主大祝宮闈令各一設兩位神幄于月廊幄內設床褥席又設三卓於各位東南西向具筆硯墨光漆盥盤匜香湯拭巾等物 將事一如儀謚 太祖曰康獻至仁啓運聖文神武正義光德大王 太宗曰恭定聖德神功文武

睿哲成烈光孝大王題　神懿后主曰承仁
順聖神懿王后　元敬后主曰彰德昭烈元
敬王后大赦頒教○奉朝賀宋時烈在鄉上
疏進朱子大全劄疑答曰反覆陳說明白懇
切令人感歎可不留神而服膺焉○閏月設
水軍鎭管於蝟島加里浦以臨淄古羣山木
浦多慶浦法聖浦黔毛浦羣山浦智島八堡
屬蝟島以古今島南桃浦金甲島於蘭浦梨
津薪智島馬島會寧浦八堡屬加里浦以兩
鎭當兩南水路咽喉故詢議於本道監司水

使置鎭管○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右議政金
錫胄曰海西嶺隘新設諸鎭分其部司使其
統攝之意已爲定奪矣今此新鎭起蒜山終
文城蒜山在黃州海邊文城在谷山陽德界
善積又在黃州祥原界爲諸路摠會有同綰
轂之形此三鎭當爲三部千摠而文城善積
皆萬户當陞爲僉使東里則只稱召募別將
當陞爲萬户各鎭所在兵餉所守嶺隘及部
分司哨當爲別單書入 上可之○秋七月
引見大臣備局諸臣户曹判書鄭載嵩曰各

衙門諸宮家壬子後折受田土柴場魚箭鹽盆既有革罷之命壬子後折受則雖有内司啓下之事請爲勿施　上曰壬子前有故革罷而追後代受者及明安公主房壬子後始爲折受者外並令革罷刑曹判書金德遠曰湖南有異姓從兄妹相淫者既已承服因本道啓聞本曹當覆啓而律文則其罪乃杖一百徒三年頃年禮亨獄事時因大臣收議依大典續録士族奸淫瀆亂風教並奸夫處絞之法有所定奪旋因伊時大臣所禀又以不

待時處斷受教今此罪人亦當依受教處斷
乎 上曰其時受教乃一時懲惡之意不必
永爲定式依大典續録處斷御營大將尹趾
完曰本營馬軍七百餘名其數不多欲備千
騎而閑丁保人甚難得聞海西多括閑丁請
先劃給本營右議政金錫胄亦言之 上從
之○御晝講校理金昌協因文義論正心之
道曰朱子論二南之化以爲誠正之功薰蒸
透澈融液周遍其裝明誠正之功極好燕閒
之中不能實下工夫而只以臨筵講讀爲事

則其與朱子所謂將正心吟詠一餉將誠意吟詠一餉者相去幾希末又以立志之說爲君道之要 上皆嘉納右議政金錫胄曰寧邊鐵甕山城即寧邊邑治周回二十七里山脉来自妙香城東面勢極巉巖南則俯臨大野形勢甚曠其中藥山東臺有築城古址或云此城延袤既大不必更築子城或云古有三重城更築內城爲當李世華閔維重皆按本道之人及今方伯申翼相皆言其當築故今方使李光漢築城造大砲而物力未贍請自廟堂給水

鐵萬餘斤且給本道勾管木及僧嘉善通政帖以補其用 上從之○御晝講副校理金昌協請就今日所講或抽出前日所已講者反復下問 上遂繙閱前日講處問曰程子謂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疾此言何謂也先儒固已解釋而猶未曉然故問之耳昌協曰此言聖賢固未免疾病而至於因學致疾則無之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學者之病多生於助長所謂助長者不知為學之方而求之太急用心過苦思索過深是也如此則

不但於學問有病必將勞耗氣血致生疾病矣至於聖賢則為學工夫自有節度豈有如此之患乎此程子所謂未聞因學而致疾者也若其他疾病雖聖人豈無之乎 上曰燭理不明則固有懼心矣今或理明而不能無懼心何也昌協曰程子所謂有人雖知此云云一款即論此事矣蓋理雖已明而氣未充實則亦未免有懼心此與孟子論不動心而以知言養氣為言者相似知言即理明也養氣即氣充也徒能知言而不能養氣則心未

便不動故必以二者並言之彼此所論固有不同者而其理則一也　上曰古人專以正心誠意爲學而後世之學只以訓詁詞章爲事者何也昌協曰孔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後世之學所以如此者只是爲人不爲己之故也此固學者之罪而苟求其本則實由於導率不善教化不明故耳盖古之爲國者專以德行取人而後世所以設科取人者不過以訓詁詞章而已則上以是求之下以是應之其理固然無足怪者矣○引

見大臣備局諸臣領敦寧閔維重曰兩湖大同皆定以十二斗而獨嶺南定爲十三斗爲國不過曰節用愛民今雖許減一斗可支經用 上許之○八月奉朝賀宋時烈因傳諭史官還附奏曰聖旨使臣修進朱子大全劄疑臣於大全書非不費精力而聞見孤陋不能窺闖其閫奥劄疑雖發端於臣而實與金壽恒兄弟朴世采尹拯諸人往復粗成篇帙試於名對或夜對擇大全中尤切於聖學者使筵臣侍讀則必見其默契聖心而有所補

益矣所有劄疑尚在草稾謹當與鄉里士友
更加修整以進傳曰大全中抄其切要者進
講於召對夜對事令玉堂舉行命醫持藥往
視時烈病○九月御晝講講心經至胡氏說
惟酒無量不及亂亂則內昏心志外喪威儀
處 上曰古今敗家亡身皆由於此最當監
戒仍諭承旨曰向以戒酒之意警飭羣工日
月已久必有懈弛之患外方臨民之官尤當
深戒各別申飭中外○先是判中樞李尚真
上劄請褒嘉故判書朴長遠故參議李惕然

蓋長遠惕然俱以孝行著稱故也命議大臣
大臣閔鼎重等請旌長遠閭加秩贈惕然爵
上從之○先是禮曹判書趙師錫白　上曰
近來文教廢弛士無興起之望　祖宗時四
時節日試士別遣承旨試製賜直赴或賞賚
甚盛意也前頭九日製以大提學有故將不
得設行當此赴舉人士咸聚之時宜有別擄
慰悅之舉左議政閔鼎重曰雖無大提學如
有兩館提學則亦可行也　上命差出兩館
提學仍問鼎重曰前例九日製則赴殿試三

日製則赴會試似不宜異同鼎重曰事體似無異同矣時大提學南九萬呈病不出 上命特招與承旨偕往試取舊例承旨收券詣闕而大提學則退歸私次科次命下後始與提學承牌入來至是承旨白曰節製乃賜第之科而考官自外入來非嚴事體之道請與大提學收券偕入而兩館提學則未收券前留待公廨詣闕後同為科次事宜令定式遵行從之是後三日製亦直赴殿試事命為定式○名對玉堂官校理金昌協曰史記與經

傳不同而一次所講不過數張殆近於應文
備數且不必逐句尋繹雖或使之了一二編
亦可 上命令後依所奏為之○冬十月下
教令備局飭兩西方伯帥臣凡荒唐船之出
沒往來者各別瞭望譏察○十一月 上特
命除今年列邑稅豆之半都民各户減藏氷
米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六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七

肅宗朝七

甲子十年春正月奉朝賀宋時烈留劄告歸遣承旨李世白馳往傳諭後書啓　上下諭曰備悉至意冀不我棄禮薄誠淺莫回遐心慚赧無以爲諭仍記庚申之出郊也　慈聖時下諭名丁寧懇惻卿感激隆眷即日還朝矣今梓宮在殯仙寢未冷伊時玉音耿耿在耳卿何忍不體　先后之遺旨罔念扶顛之策乎仍令世白更往傳諭○下教曰夫赦者小

人之幸而古人至有以慎無赦陳戒其君者
況今世降俗末人心薄惡尤不當輕施無前
曠蕩之典以啓奸人僥倖之心而予頃於大
病纔療之餘徒知慰悦之是急罔念後弊之
無窮有率爾混放之擧至今思惟追悔何及
第既已蒙宥經年之後雖不可還囚推覈而
若或因一時非常之特教爲日後應行之例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其令攸司之臣切勿援
例永爲定式以嚴懲惡之典○命極擇有才
能者任方伯領中樞金壽興曰 上曰監司

爲一道之主其任甚重在 仁祖朝以才諝稱專任監司者不過五六人雖有獨賢之歎而朝家有得人之效近來官方大壞文官堂上無論才局有無有若輪回者然用人之道不當如是合加申飭 上可之下是命◎三月 上親祭于 大行王大妃殯殿其文曰哀子嗣王臣某敢昭告于 大行顯烈王大妃靈座前伏以嗚呼眇末小子夙孚釁禍年未弱冠奄遭崩天之痛其所夙夜仰戴以報鞠育之隆恩者惟在我 慈聖則庶幾承顔

不替壽祿無疆以克殫志物之養以承奉罔
陵之祝而云何微恙遽爾捐背以遺我小子
罔極終天之慟耶茫茫穹壤叩吁靡逮銜哀
茹毒五內如割仍竊念予小子嗣承艱大正
在冲藐之日則其於　先朝有訓有志予有
所未及知者而賴我　聖母是誨是勗其在
庶政有當有否予有所未克察者而賴我
聖母是命是戒憂虞之際疾病之時亦惟我
聖母左右提將擁佑開導俾予小子得免於
危苦顛覆之域而往在戊午之歲偶有寒暑

之感荏苒沈綿久而益苦則惟我 聖母輙
復齋身露禱至有代某之請惟念宗社之為
重自忘玉體之尊貴噫噫誰人無母誰母不
慈情愛之至孰有如我母子者耶至於小子
前冬之疾又是 聖母宿昔之所預以為憂
者也瘡疹既多症情不常其所以日夜驚憂
有倍他時格天之誠神明所勞而違豫之候
反劇於旬朔致令床第之餘終有所未能自
盡於冠帶之養者此實小子終天之至慟也
嗚呼痛哉夫以我 聖母之至性懿範冠絕

今古是宜受天眷祐嘉祥並臻而昔當 先
王未寧之日 聖母之積年焦煎固已多矣
二妹未字忽焉夭逝明安弱齡又多疾病仁
敬元妃之喪又出於意慮之外加之以水旱
饑饉災沴頻仍以貽我 聖母之殷念十數
年之間曾無一日可以怡愉歡樂而如古人
所謂含飴弄孫稱之爲長樂之慶者皆未之
有焉此又小子之追懷永思益復隕絕者也
嗚呼痛哉自丁巳進宴之後歲月已七改矣
而事故絓礙迄未再行今年甲子正是 慈

懿殿周六之期稱觴慶壽在禮宜然羣臣進
言禮官治事豐呈之設已定於今春則一筵
兩宮同進萬年之祝者是予小子之日常懸
企而俟之者而誰知轉頭罹此荼毒以平日
甘旨之奉而乃爲今日鉶豆之薦而已耶嗚
呼自內所下遺教數百言即我 聖母所預
書而藏之者皐復之辰即傳于大臣仍命敦
匠之官一以遺教從事而先陵虛左之制亦
嘗遵奉慈訓而爲之復土之役蓋亦大省寬
民尚儉之澤愈益覃及於中外而蠢愚遐遠

之民亦莫不祗頌德音悲慕而流涕況如小子之長懷顧復之私永結蓼莪之痛者其將何以爲心耶嗚呼痛哉時月易邁遠日已戒厥車之期只隔數旬皇皇攀慕漸無所及徒將辦香之奠以減極天之哀仰惟尊靈陟降在茲尚一鑑乎小子之忱誠嗚呼痛哉謹以清酌庶羞式陳明薦是日乃節辰故　上親製祭文進香而辭極悲切中外見者莫不感歎流涕○禮曹請依　仁宣王后國恤時例發靷時陪從百官到山陵入參成殯奠後改

服淺淡服烏紗帽烏角帶行展謁禮於崇陵
紅門外山陵立主時摠護使與本曹堂上殯
殿提調各一員及承旨史官俱以黑團領稍
遠入侍奉審一如舊例立主奠畢後隨時返
虞而初虞祭則返虞後當行於魂殿　上並
允之○引見大臣備局諸臣禮曹判書李端
夏曰山陵事畢後當行安陵奠及先陵告由
矣五禮儀內喪在先外喪在後則神座奠物
有並設之禮而若內喪在後外喪在先則無
並設之文盖出於早不援尊之義卒哭前大

中小祀亦皆廢而不行則先陵告由宜無奠物而新陵方行安陵奠同時告由於先陵而獨不設奠實涉未安且陵役畢後告由亦無已行之規祭文宜以山陵事畢告由爲辭矣上曰卒哭前雖有廢祀之文安陵告由同時行事則不可不一體設奠而祭文亦依所奏使之撰進御營大將尹趾完曰江華留守李斂叙請城白馬文殊鎭江三處長峯注文二島亦欲置鎭爲江都門户蓋白馬則在於昇天津似非要害而文殊則高峙甲津臨壓江

都必有城可以固江都且沍凘滿江之時賊若猝至則前有甲津後有追騎當此際文殊有城則可以就此堅守乘便渡江長峯注文殊若門戶然猶未如文殊之最急也江都軍餉不過七萬石若值軍興能支幾日宜置海倉於延安白川等處仍築倉城收置糶糴以濟江都之急則可爲萬全之圖也　上然之

○新設茂山府茂山舊兵馬僉使鎭也咸鏡監司李世華謂地當要害宜置府於是始設邑置守○夏四月　上覽刑曹囚案多至八

十人下教令疏滯欽恤○六月清城府院君金錫胄請對言菻山新鎮即海西第一隘口緩急政宜得力纔築長堤自鎮直抵大也島周回頗廣其中蘆田溝滄開墾耕作可種三百石曾屬明惠貞淑兩公主房云宜令兩房各占百石地餘屬本鎮禁衛營新買靈巖地所安飛迷兩小島田垈合為七十結依他營例免稅看護以需竹木之用 上並許之仍謂錫胄曰向見刑曹文案有百年殺獄事卿亦聞知乎毋有奸夫其父痛心致疾臨死遺

令必報讎一日奸夫來在其母之室百年不勝其忿且不忍負其父遺言遂刺殺之事發不自諱矣錫胄曰臣曾見漢史景帝時有妻殺夫而其子又殺其母帝不能決時武帝穉年在傍曰其母殺夫時便不成其母有何不可殺之義景帝大奇之臣意此獄亦可宥矣
上意憐之後因旱䟽決特釋之該曹執不可遂流之○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刑曹判書朴信圭曰以內需司手本朝士推考每直下於刑曹事體未安 上曰此乃古例也領議政

金壽恒等咸曰政院喉舌之司也凡有命令安得不與知而若由他逕恐非正道 上曰此後當令政院知悉○秋七月領議政金壽恒請對言即今民力盡矣國計竭矣百爾思量無他可救惟有惜財用節浮費為第一急務凡干不緊事勿論費用多少皆可停罷竊聞近者有內下書法令芸閣開刊方取石於忠州地云此等事宜先停止自 上每以不作無益為心務從省約仍勅有司大小浮費皆令停罷庶有及民之益矣 上曰節用愛

人有國之先務也雖在常時所當惕念況今年事如此芸閣刻役其令停止凡係浮費一切停罷可也○上憫旱下教曰國家不幸亢旱之災無歲無之而豈有如今日之甚者乎正當萬寶收成之節彌月恒暘虐炎愈酷遍禱羣望圭璧既卒京外罪囚亦多疏釋而一日二日尚靳甘霈秋節已届更無所望言念民事識極渴悶靜言思之咎在寡躬夙宵兢惕罔知攸處仍念自古召災之道固非一端亦未嘗不由於寃欝之氣上干天和故一夫

一婦之呼寃猶且枯旱三年則刻今許多滯
獄之罪囚安得無一人抱寃者乎頃因旱災
纔已䟽決而不過就其徒配及輕罪而略施
寛典而已甚非所以應天以實導迎和氣之
道也予意則刑曹時囚勿論已究竟未究竟
特施曠蕩之典一併赦宥以示靡不用極之
意似乎得宜大臣必以予意為過而今玆酷
旱振古所無此非徒守文法因循度日之秋
其令該曹以此意即問于大臣以啓○先是
戶曹叅判徐文重上䟽言律文中父母之殺

子罪止杖徒其意蓋有在而 先朝受教父
殺子兄殺弟而事係故意者論以一罪欲懲
其殺子之惡而反與弒逆之罪同歸殺死則
其所以重其律乃所以亂其倫也又言漏籍
犯屠之類悉皆徙邊而逃歸者皆死徙民古
無放還之路故特重其律而今則幷入於赦
宥比徒流無異而獨於逃亡度數彼此不同
亦宜更定其制 上下其議領府事金壽興
議曰以父母而殺其子豺虎之不若則只施
徒配誠有可疑古人制刑之意必原於天倫

故卑幼之於尊長尊長之於卑幼施法之輕重自別 先朝之斷以死罪雖出懲惡之意而恐有違於尊卑截然之義徙民逃亡斷以一律乃 祖宗重實邊之意而到今如漏籍犯層之類因一時定制全家入居者前後相續臣意法典所載外或因事目而懲勵者更加酌定不至煩夥切勿讞議於赦宥之日則雖用一罪之律不悖科條云諸大臣之議略同 上問于南九萬曰徙邊者一逃論死似為太重三次逃亡方斷以一罪未知何如九

萬對曰從邊之律次於一罪故一番逃亡則比本罪加等為一律若於三逃後始加一律則從邊之法亦歸太歇更申從邊之法勿干赦宥凡有逃亡一犯即論以死罪至於漏籍屠牛之類更減其律俾無網密易犯之弊宜矣 上下敎曰父母殺其子者自今一依律文施行而如有情節痛惡不可不別擬處斷者隨時稟定從邊之類切勿舉論於赦宥○引見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諸臣以旱甚詢以弭灾之策因從容謂曰今日諸臣入侍予嘗

歎心腹以諭其各明聽今茲亢旱實未前有
究厥所由無非寡昧之否德不及已而責臣
隣亦甚愧恧但朝著之間論議漸乖情志離
阻三分四裂莫可收拾朝廷四方之本而氣
象如此其何能做得一事乎古語云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今日之灾亦安知不由於此哉
廉頗藺相如戰國之士也亦能先國家之急
而後私讎今日朝紳豈非廉藺之罪人乎宜
各着念改圖革袪舊習一意奉公惟思共濟
之義此予所大望於諸臣者也諸臣一時起

拜曰聖教丁寧孰不惕然感激也又教曰今年三南進上物件特為停封凡百裁省等事預為商處宗廟祭享雖不敢省而永昭殿祭享則特為減半以示節省之意○八月禮曹言國恤卒哭後士子入學校白衣黑頭巾載於五禮儀而 宣廟壬申中國恤時只改百官服色為白帽白帶士子則不為舉論己亥國恤本曹行文太學有曰卒哭後選入之皂巾青帶既有朱子之說生進之入學校黑頭巾亦是時王之制不可不據此行之以此言之

即今士子之出入學校用黑巾不為無據而
但未知科場出入亦用黑巾果合於道理否
也若從 宣廟朝改定而論之則朝官士子
似不可異同若從朱子選入皂巾青帶之說
則勿論學宮科場似當用黑巾黑帶非臣曹
所可臆斷請議大臣 上可之判府事李尚
真以為選入既祔除衰而皂巾青凉衫以終
喪雖是朱子之定論而今之儒生既無卒哭
後除衰之節常着白笠帶以終喪則獨於科
場巾帶別具黑色固 未知 其允合於朱子之

意而朱子所定之君臣服議尚未得遵行則
不必只取其古今異宜之儒服而行之五禮
儀中朝臣烏帽之制既變爲白帽則儒生之
黑巾亦當變爲白巾　宣廟朝既變朝士之
帽矣今　聖上又變儒生之巾則實是遵
先王而同一揆誠宜斷而行之第今事勢窘
急無寧待庭試及會試預爲知會使之變白
似合事宜　上教曰百官服色既已變改則
獨於士子以黑巾出入學校試場實涉未安
今後則以白衣巾一體定制施行○上以科

場不嚴科後輒多人言令政院申飭於試官
且令嚴禁試紙之品好者○九月 上親行
永慕殿朔祭教曰魂殿饌餘既不得躬自視
膳設有不謹何由知之令後倣王享俗節例
祭後各色內入○教曰生民休戚係守令賢
否故或於下直時親自戒勅意非偶然而及
其到任怠棄官事無一人惕念盡職不可無
別樣懲勵自今以後親承傳教之守令殿最
居下者令該曹永不叙用切勿擧論於年例
歲抄○御晝講 上與講官論許氏棲心淡

泊之語與吾儒背馳　上曰徒知寂然不動
而不知感而遂通故其病如此又論閉關息
旅以養微陽　上曰只泥然静坐而已則與
坐禪參禪無異故必以敬為主者此也○下
教曰我國取人專在科目此士子出身之初
程而人才之得失亦係考官之善不善可不
慎擇哉自今申飭十分擇擬○冬十月遣承
旨諭名奉朝賀宋時烈曰自卿蒼黄去國光
陰倏忽已届一載缺然思想未嘗少弛今見
湖伯狀啓卿為見膝下病患来到近畿不遠

地云小子之虛行士林之喜幸爲如何哉他
餘浼話匪久面對姑不煩諭須體如渴之旨
與近侍從速偕来仍教曰大臣上来時例自
該曹差定人馬而宋奉朝賀輙不自安每以
私行往来凍節必致感傷予用慮焉乘駕轎
上来事下諭○禮曹以 明聖王后練祭日
變除節目請議大臣金壽恒鄭知和以爲練
後 大殿中殿内侍以下掖庭諸屬既從
上服仍着白衣白帽布裹帶則山陵魂殿内
侍以下非如 大王大妃殿内侍以下壓尊

從吉之比甲寅年以淺淡服烏帽黑角帶議
定節目者誠所未曉今不必苟循謬例係
大殿內侍以下服色一體磨鍊至於百官進
見服色則　殿下未去喪之前羣下固未敢
以吉服進見而臣僚旣已除衰之後又不當
仍着白衣冠該曹之以淺淡服酌定揆以情
禮果似合宜金壽興李尚眞南九萬等議亦
如壽恒等之言命依議施行○十一月　上
下教曰今者　大王大妃殿周甲誕日適當
此時莫伸慶賀之禮只令頒赦矣古語曰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不可不別採推恩以示上
下同慶之意朝臣及庶民勿論公私賤年八
十以上特為加資　仁祖朝曾經侍從人貧
並給食物後又以　仁祖朝相臣李行遠李
時白李厚源之妻尚存於　大王大妃殿為
外命婦並給食物其餘故大臣宰臣妻年七
十以上者一體存恤○十二月　上受灸藥
房都提調金壽興曰各軍門將官朔試射時
柳葉箭廿五中以上及連三次居首者別為
施賞事宜令兵曹更為稟旨定式以為激勸

之地 上曰無軍將官試射居首者曾無論賞之事而已未年間始為定奪論賞矣自今柳葉箭廿五中則依前賜馬廿六中以上邊將除授連三次居首者懸錄於單子中別摽論賞 上仍曰武臣當以射藝為先而近來秩高武臣以射藝為羞恥事不肯肄習故每於朔試射時中數不及將官輩事甚非矣申飭武弁毋踵前習可也壽興曰臣於 孝廟時亦嘗承敎以秩高武人全拋武藝惟以酒色為能事深加慨歎別為警飭宜矣 上曰

鳥銃亦兵家長技而武人輩以爲砲手之業而不肯學習 仁廟嘗令兩局大將放砲於御前蓋亦出於勸課之意也 孝廟亦嘗下教于柳赫然曰祖大壽指常着決決與指便合爲一彼是大將尚猶如此我國武人則爵秩稍高便弛射藝良可痛歎云即今此弊尤甚別爲申教之後堂上武人依舊少中則是不有朝命而不習射藝也當有別様警責矣

乙丑 十一年春正月漢城府啓曰俾民益衆殘氓益困京城數萬戶曾無升斗之入以佐國

家之賦而至於坊役亦皆漏免自今大君王子公翁主大臣家外無論士夫有無役各出一丁以爲定式廟堂之議亦然 上從之自是都民頗賴漢城府又言紙牌易於漫滅宜易以木角從之以年凶騷擾只先行於都下○二月放出宮女二十五人以旱乾也○三月下教曰立賢無方乃古昔用人之道而我國則不然至於西北先加輕侮不許清選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用舍豈容若是懸殊其令吏曹抄出書啓以爲通清之地武士陞擢事

亦令兵曹着實舉行○秋七月旱甚 上親
禱社稷而雨意猶邈下備忘記曰誠意淺薄
未回天心不可以纔行親禱而有所等待南
郊遣大臣龍山楮子島遣重臣不卜日連行
祈雨祭祭文中罪己責躬之意別爲措辭添
入又下備忘曰求助之教宣布已久而亙聽
累日嘉言罔聞玉堂居論思之地匡救闕失
宜在人先而尚今寂然兩司亦無進言之舉
無乃予不足與有爲而然歟予實慚歎也○
傳曰諸司官卯仕酉罷載在法典啓下公事

三日內覆奏亦有受敎而百隷怠職愈往愈
甚極爲未便今後依法典一一卯仕酉罷而
如是申嚴之後復踵前習不爲奉行則當有
重責以此分付各司○八月引見大臣備局
諸臣左叅贊申㬚白 上曰大臣遞職例付
西樞而循次遞降故卽今原任大臣閔鼎重
李尙眞皆付知事知事是二品而醫譯雜類
皆得爲之固非所以處大臣祿俸亦因而降
待大臣之道不當如是合有變通之道 上
問左議政南九萬曰予意亦以爲未安加設

判中樞何如九萬曰領敦寧本是一窠而有兩國舅則亦加設以此言之領中樞宜加設以慶大臣而大臣非止一二人加出領中樞四五窠亦似太多隨其遞西多少加設判樞而使之得受正一品祿為宜 上從之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八

肅宗朝八

丙寅十二年春正月領府事金壽興白 上曰奉朝賀宋時烈今年恰滿八十朝臣則或有加資之規而此則更無可加之資不可無別樣恩典衣資食物宜特題給 上曰奉朝賀之滿八袠今始聞知誠爲稀貴衣資食物別爲優給可也户曹啓請輸送米豆各十五石猪二口民魚二十尾石魚三十束綿紬十疋木綿二十疋○二月禮曹請以預告祭祝文

頭辭稱孝子哀子之當否議大臣先是香室官於禫祭祝文中書以哀子至預告祭祝文又書以哀子承政院以當稱孝而誤稱哀請推考當該官 上特命拿推禮曹使香室考出儀軌則辛丑年 孝宗大王喪畢後禫祭及告動駕祭祝文皆書孝子第今諸議或以為禫祭祝書以孝子揆諸禮意似未合當儀軌雖如此難為定式且儀禮及家禮祝辭之變哀書孝在於祔祭之時今雖過禫未及祔廟之前徑書孝子亦無節次云而辛丑儀軌

外無他可據典禮請議大臣領議政金壽恒領府事金壽興以爲考之儀禮家禮皆於祔祭稱孝子此即卒哭後所行之祔祭也卒哭而行祔祭大祥而遷新主入廟自是古今通行之禮而國朝五禮儀無卒哭後祔廟之節祔廟之禮行於禫祭之後祔祭節次雖與古禮不同未及祔廟之前祝辭之變哀書孝有違於儀禮家禮之文諸議云云必以此也第有所不然者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註曰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故

祝辭稱孝以虞前爲凶祭故稱哀儀節則自
虞至禫於先祖稱孝於亡者稱哀云以雜記
爲據則祝辭之稱孝始於卒哭而不待於祔
祭矣我朝先正之論亦云當以禮經爲定永
慕殿卒哭後祝文頭辭仍用哀字固非古禮
而雖以儀節論之既云至禫稱哀則禫祭之
後改稱孝子之義蓋可見矣況辛丑式例必
有所據令宜遵倣而行之左議政南九萬請
姑依禫祭而稱哀 上命從壽恒等議○禮
曹判書呂聖齊請對言癸亥秋以翌年春

兩宮進宴事禀定而國家不幸 慈聖禮陟
竟未設行羣下之痛何可盡達 上曰連年
凶歉國用匱竭常時未得進宴於 兩宮又
當 慈懿殿周甲之日一時進宴之意亦未
遂焉至痛在心無以為喻聖齊曰今則祔禮
已過當涓吉設行曾在甲子年奉朝賀宋時
烈收議中亦以祔廟過後退行豐呈為當云
豐呈與進宴中須更禀定後可以舉行雖以
豐呈為號簡其繁文務從節省似宜 上命
以豐呈定行○三月備局引見時教曰至尊

周甲古今所罕豐呈今將設行而 慈教每
軫荐歎必欲節省浮費此意中飭都監於是
禮曹判書呂聖齊請減外命婦中外朝文武
正二品以上功臣三司長官六承旨妻之當
爲入參者以省繁文 上從之○夏四月御
晝講執義徐宗泰言陵幸還宮時駐駕教場
太僕正以進鞭立駕後小宦詬罵有同奴隸
擠排迫逐幾至仆地悖慢之習不可不懲請
令查治 上初令推考宗泰復爭之 上乃
命先罷後推宗泰又言黃昌副尉家護喪中

使因事書啓請推楊州牧使此誠曾所未有何敢踰越規制輕視朝士若是其無嚴哉我朝家法惟中官無越法度最爲美制宗社靈長亦有所賴至于今日並與此而墜壞其爲憂有不可言貽人國家禍亂者莫不由於萌芽之始不能早爲之防也驕橫縱恣不可不痛懲請罷職不叙 上難之曰諸邑皆送役丁獨楊州人不至書啓言此事請推一事蓋由於不識規例而然耳宗泰曰爲中使者但當據實陳啓以俟處分而已況楊牧爵秩不

早渠安敢乃爾此等事每示顧護之色臣實悶之 上曰予只言其事狀而已謂之顧護是不知予本意也仍從之○御晝講知經筵李敏叙曰侍從臣父年七十者抄啓加資非法典所載逐歲視作故常實無意義判府事閔鼎重請自今定式 上命限今年抄啓敏叙又曰職在崇班者因其子之爲侍從一體加資亦極不當矣 上曰推恩之典當止於通政嘉善以上不當論○閏月備忘記近緣國家多故豐呈盛禮久未設行心常缺然矣

昨日謹行上壽禮于 大王大妃殿子孫咸萃終夜侍宴稱觴慶壽和氣融融此實稀覯之擧曷堪歡忭之誠追惟往昔自不覺愴悼之難抑也仍念至尊周甲慶莫大焉則上徽號之禮雖不詳著於實録之中揆以情禮有不可已其令禮官即為問議于諸大臣以啓領議政金壽恒判府事閔鼎重以無古典為對領府事金壽興判府事鄭知和李尚真左議政南九萬右議政鄭載嵩以欲伸孝思亦或一道為言傳曰至尊周甲乃是罕有之慶

則別擧徽稱不但允合於情文亦可以少伸
人子喜懼靡所不用其極之至情其令該曹
趁即擧行○御晝講侍讀官金昌協演文釋
義陳戒備至又曰昔在壬辰倭亂晉州一城
死義者甚多而金千鎰黃進崔慶會尤其傑
然者也倭賊以其嘗大創於晉州之故必欲
陷城快憤此人等同心協謀固守力戰進中
丸先死千鎰慶會其他將士並皆殉節於城
陷之日其忠烈固凜然而蔽遮一方之功亦
不下於張許之睢陽矣邑人慕義建祠朝家

亦賜額褒之臣於奉使嶺南時行過晉州見祠宇頹廢洒掃無人春秋享祀亦不舉行只有隣近僧人猶慕其義烈每歲陷城之日乞米於邑村作佛事以供云聞來誠爲惻然每年旱災時朝家遣近侍齎香祝致祭於本州死事之人而至於常時祀事則乃反廢墜與豈朝廷愍忠之意哉自朝家另加申飭使祀事不至如前廢闕似宜矣 上曰祠宇既已賜額而祀事廢而不行云聞來寒心令本道春秋享祀各別修舉勿令廢墜可也○秋七

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領議政金壽恒曰日
昨尚方吏自差備門治罪此雖云前例非宮
府一體之意也付之有司以法治之國體宜
矣 上曰此有前例故予亦循用從今付之
有司而治之亦何難哉大臣之言如此予當
體念○八月白虹貫日下備忘記曰嗚呼災
沴之作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日之孔慘哉
自予忝位十餘年之間可怕可駭之變指不
勝屈而加以連歲飢荒八路同然積儲告罄
賑活無策日夜冀望惟在穡事之有成不幸

風霜雹雪之變疊臻於旱澇相仍之餘西成
望斷田野遑遑為民父母當復如何夙夜憂
懼若恫在己不料陰虹貫陽之變又見於此
際噫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而仁天之降
災儆予若是其諄諄耶乾象玄遠雖未易窺
測人事失於下而天變應於上則今日之台
災無非寡昧才淺德薄政令施措大不協於
天心有以致之也反躬省愆益用兢惕食息
靡安罔知攸措○慶尚道金海郡民田之冒
入宮屯者特命還給本主○引見大臣備局

諸臣領議政金壽恒以災異乞免 上慰諭
之壽恒曰今日民怨無過於冒屬收布欲消
釋民怨導迪和氣則無急於變通此事矣
上曰大臣所達正合予意收贖一款亟令蕩
滌壽恒請特以
上教頒布中外 上遂追
下備忘記曰當初釐正廳設立之時別立事
目凡冒屬者並用徙邊之律蓋出於防姦杜
弊之意而第念當此災異孔慘年事大侵之
日許多之人施以一切之法不少容貸似有
乖於軫恤之道而亦非所以導迎和氣今此

犯罪全家與減等之類一併蕩減以示朝家
寬大之意 上仍下教以年凶湖南三名日
進上限明秋特減○冬十二月夜對玉堂官
上曰講官纔論人君用法之道而其言甚是
矣用法之道惟公而已我國則不然形勢所
在多不免屈撓如頃日鄭濟先之事其殺人
甚明而以其有形勢之故李善溥汲汲停李
斗鎮之啓欲為救解舉措駭怪矣君上用法
固不宜以親疎有所操縱而臣下守法亦不
當以剛柔有所吐茹矣諸臣皆起謝曰勉誠

至此敢不祗承
丁卯 十三年春二月命江都大豆九千石劃給
湖南補賑嶺南稅豆一千三百石亦劃給使
備種子○三月備局引見時承旨申啓華請
依舊例驅出巫女於活人署近處使不得接
迹於城中 上許之○夏五月 上於明安
公主之喪命十日行素藥房屢次陳請始命
以四日進素膳又命親幸喪次如五禮儀藥
房政院大臣以下以當此炎熱不宜哭臨於
未殯之前縷縷陳請終不許遂幸明安公主

弟臨喪哭盡哀○慶尚道私婢春玉爲其夫
復讎將償命該曹請議于大臣諸大臣皆以
爲子之父妻之夫其義一也其所以處復讎
之道不宜異視且其夫逢丸致死之時裁狀
告官則擅殺之罪亦不當施此女義烈足以
警俗可褒而無可罪矣傳曰春玉痛夫非命
含哀積慮卒乃剚刃於讎人此實丈夫之所
難能而出於鄉曲賤女極爲嘉尚合有褒奬
之典律既有爲父母復讎之文夫讎之自在
其中可以推知擅殺之罪償命之律非所舉

論特爲旌閭以示朝家彰善癉惡之意○秋
九月萬壽殿灾　上下備忘記曰自予忝位
以來天灾地異疊見層出國計民憂無一可
恃夙夜憂懼不遑寧處矣今玆回祿之灾出
於意外此實前史罕有之變未知何樣禍機
伏於冥冥而仁天之降灾警予若是其丁寧
耶靜思厥咎亶由於寡昧才淺德薄政令施
措不協於天心致此非常之灾沴興言及此
危懍罔措也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不逮
而亦豈無勅勵羣工交相警戒之道乎大小

臣僚體予至意克祛已私務盡寅協恪勤乃
職少荅天譴以濟時艱○冬十月御晝講
上以江界府使李孝源濫杖殺人下教以爲
外方守令之濫刑殺人非止孝源一人嚴飭
中外申明禁斷○十二月咸鏡監司朴泰尚
啓聞曰端川四堡之設本爲白山部落出沒
剽掠之備與吉州德萬斜下兩堡相爲表裏
今則無他風寒之憂而吉州兩堡亦已革罷
則端川四堡可謂空設而其中崇義堡所處
之地人不堪居上辛日耗移設於甑山爲便

領議政南九萬覆啓以爲端川四堡乃是自
甲山出來之路而自四堡由入吉州二堡勢
若連珠若闕一處便成絶站誠不可中廢甲
寅年間自吉州由西北踰雪嶺通甲山開路
之後吉州二堡移置於雪嶺之路端川四堡
爲內地別無更置鎭堡之事而欲待雪嶺一
路鎭堡成後變通矣厥後又以新開路不便
移置三堡合設於西北而還廢新路各以一
時之意見或設或罷以致端川舊路兩堡中
絶新開雪嶺亦爲廢塞早晩若有復通端川

吉州山路之議則德萬崇義必有還設舊鎭
之事崇義堡今若移設於甑山則又必有窒
碍移易之弊請令道臣及南北兵使詳察稟
處 上從之○夜對玉堂官宣醞御製一絶
命入侍諸臣和進其詩曰湛然零露匪陽晞
厭厭含杯宜醉歸令德令儀昔有訓作詩勸
戒莫予違校理南致熏曰 列聖御製曾已
刋行而尚多遺漏請搜輯增刋 上從之○
親行都目政 上下教曰自古國家治亂係
乎得人之賢否而若夫進退取舍之權則實

在乎銓衡治平無事罔敢或忽矧茲多難之
辰乎循常注擬猶且勉勵況此親臨之日乎
噫君臣一堂情意流通而不思所以祛私意
恢公道褒節義崇德行舉廉吏疏滯鬱以爲
聳動振作之方隨窠擬入點下而已則一政
官足矣何必親政爲哉近來初筮之類率多
京華子弟而遐遠之人不得與焉甚非不遐
遺揚側陋之道至於嶺南素稱人才府庫自
祖宗朝宏儒名賢彬彬輩出世降俗末雖未
如昔日之蔚興其中豈無一才一能之士而

收錄之命屢下奉承之效邈然今當親臨戒飭之時終不可置諸相忘之域也仍念春生秋殺陽舒陰慘莫非君上代天理物之柄也曩者付畀權奸濁亂朝廷之徒業已叅其輕重或施屏裔之典或置廢錮之科處分已定此外餘人不能自拔於頹波者不爲不多如有微眚薄愆不宜終棄者亦可以略其過而通仕籍以示蕩平之意也噫今日此舉固是稀濶而凡玆數件之事未必不爲朝政萬一之裨咨爾兩銓克體予意焉○命申禁士夫

之奪入閭家者○高城進士愼懋應上疏
大要以行仁政爲主仍進册子名曰保民篇
其綱三其目三十五又作圖附之於下曰修
德者得人之本得人者保民之本故先言君
德次言人才次言保民而合於一圖要其歸
則皆在於悅民心而已悅民心然後欲大則
大欲小則小宜無所不可其所條陳首尾頗
詳切於時務　上賜批嘉奬下其册于廟堂
領議政南九萬以爲懋言頗切於君德時弊
請　上還入省覽　上從之命除懋職

戊辰十四年春正月副提學崔錫鼎上疏陳戒仍進短箴六篇曰君心爲萬化之源故首以端本治道莫大於公平故建極次之君德莫先於虛受故納諫次之進修必資於講學故典學次之逸者人君之大戒故勤政次之民爲有邦之本興喪係焉故以恤民終焉 上嘉納之命賜虎皮○二月禮曹啓稟各陵展謁 上下教曰祗謁寧陵禮所當先况予受脤於敬思殿擬於喪制未畢之前瞻拜展哀矣事故絓碍迄今未行情禮之欠缺已不可

言而追慕愴感一倍耿結寢食靡安今春展
謁决不可已以今月晦前念後擇日以入敬
思殿乃　仁宣王后魂宮也○右議政李翽
上劄以畿甸荒歉請寢陵幸　上荅曰滿紙
劄陳総是憂民辭意懇至令人感歎役民有
弊非不知之而記昔東漢明帝嘗謁原陵夜
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悲不能寐即率羣臣
而上陵今日之事於予心大有所怵惕愴感
者君臣之間豈可隱諱耶予嘗夢謁于　孝
廟孝廟握手歡喜玉音丁寧怳若平昔自是

以後追慕之誠信切耿結實難自抑至若秋
幸之有妨稼穡亦其次耳不須暇論也噫求
之神道不遠人情至情所在天必矜恕則彼
至愚而神之民豈不知此行之萬不獲已乎
予志已決卿其思量焉○幸寧陵次廣州山
城召見大臣下教曰此是 仁廟駐蹕之所
而今過五十年後予復來此不勝感愴仍令
蠲減楊廣驪利四邑春稅又給食物于驪州
民人年七十以上者盖以陵寢所在故也
上以山城是温祚王所開剏之地而完豐府

院君李曙有繕治城池之功遣官致祭曙曾
已配享於溫祚廟○領府事金壽興等言于
上曰丙子之亂諸道勤王兵戰亡于雙嶺者
甚衆亦宜祭之正言金洪福曰險川之役士
卒死者不下於雙嶺而北門之戰驍將勁卒
太半不還古老傳之莫不盡傷賜祭之典宜
無異同　上皆從之○拜陵還駕過雙嶺駐
馬問曰此是丙子戰亡處乎金壽興曰慶尚
兵使閔栐許完等率兵勤王來到于此為敵
所襲無一生者雖人謀不臧終至敗亡其忠

義之節則可尚　上命錄用子孫○三月引
見大臣備局諸宰申定邊邑採蔘犯禁之律
先是犯採者無定律　上令問議于大臣金
壽興南九萬等以為邊倅邊將採蔘管下者
用極律羣聚犯採者誅其首倡賫從及一二
人犯者宜用次律　上從其議命加贈死節
人高從厚職賜其兄因厚諡因厚從厚高敬
命之二子也因厚與其父同死從厚為其父
復讎而死因湖儒疏請有是命○冬十一月
雷下備忘曰嗚呼眇予小子叨承付畀之重

托乎兆民之上十有四紀于玆祗德不類猶恐或隆凜凜若朽索之御六馬而加之以水旱饑饉災沴頻仍仰觀俯察無一可恃究厥所由誰任其責噫朝廷四方之根本而予莫能以大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中睽乖日甚保合難期萬民同胞之赤子而予莫能以如傷若保之澤推及于下愁寃載路倒懸方急非不欲加意本源而涵養之功未至非不欲恢弘言路而包容之量未盡駸駸然日趨於委靡不振之域縱徵咎徵之作已多戒懼之端

矣乃者非時之雨失節之雷疊臻於純陰閉藏之月詩人所謂不寧不令者不幸近之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而仁愛之天降災儆予若是其諄複丁寧耶反躬省愆一倍兢惕食息靡安罔知攸措至若向日之事不忍一時之粗暴以致無前之過舉雖已明白開釋嘉奬執法而慚悔之心曷可云喩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以匡寡昧之不逮而亦豈無勅勵羣工交相儆戒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體宵旰之憂克去偏係之私務盡寅協恪勤乃

職少荅天譴弘濟時艱

己巳十五年冬十月申定續田隨起隨稅之法

○十二月白虹貫日 上下備忘記曰眇予不穀叨承付畀之重托乎兆民之上十有五年于茲而才淺德薄施措乖方以致天怒於上民怨於下環顧内外無一毫可恃之勢有萬分可虞之形朽索御馬虎尾春氷奚足以喻其急乎乃者白氣亘天陰虹貫陽可怕可愕之變疊見層生於數月之内未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而仁愛之天降災徵予若是其

諄複丁寧耶不特此也時俟乖常氛祲恒塞方當栗烈之辰殆同載陽之節噫周末無寒歲秦末無燠歲自是古人之論則此無非王綱陵夷國勢委靡之致而靜言思之誰任其咎一倍兢惕食息靡安寧欲無吪而不可得也矛旨代予草教宜自政府廣求直言凡係君德之闕遺時政之得失悉陳無隱以匡不逮言雖不中予不罪焉仍念事作於下象動於上今茲名灾寔在否德則其於側身修省之道予當益加留意而亦豈無飭勵羣工交

相儆戒之道予咨爾大小臣僚體寡昧宵旰之憂念國家岌業之勢割斷已私務盡寅協精白一心奉法率職少荅天譴弘濟時艱政院請以 上旨布告再啓可之

庚午十六年春正月引見大臣備局諸宰 上語諸臣曰斗杓回春品物維新人事亦當體此去舊從新而人主一心萬化之源在上之人所宜建極于上表率羣下此則予當惕念而上下交修之道亦有望於臣隣頃日備忘意非偶然須體此意終始如一則庶可以有

為矣朝廷者四方之表準朝廷正而百官正
百官正而四方正曩時朝論三分五裂務樹
私黨以致國事日非此誠可戒者也且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夏暑雨小民惟曰
怨咨冬祈寒亦惟曰怨咨為國之道豈外於
懷保小民哉當此發陽之辰草木羣生舉有
欣欣之意而哀我小民獨未蒙惠澤則保民
之策尤今日之急務而所當講究者也兵曹
叅判李鏶曰一自萬科之後士夫子孫皆以
業武為恥以此武士乏人在前士夫子弟設

廳勸武近來武士中有名稱者皆是其時勸武中人也今亦復為設廳以為各別勸武之地似好 上曰入臣効忠文武無異而近來武科榜目中絕無士夫子孫得參者士族之不事武業於此可知設廳勸武宜矣○備局言廣州府本是左道鎮管且是前營將而府尹革罷後鎮管及前營將移定於驪州牧矣今則留守革罷府尹復設鎮管及營將宜還定於廣州 上許之○弘文館言頃因大司成李鳳徵疏論聖殿祭享時樂章未備事備

局覆奏請令儒臣博考矣臣等取考孔子通
紀大明會典五禮儀等書通紀及會典迎送
神奠幣三獻徹籩豆皆有樂章而五禮儀只
有奠幣初獻徹籩豆三章五禮儀素多疎略
而我朝所行即此五禮儀故因循至今宜更
問於知禮家以為詳盡無欠之地 上可之
○二月黃海道瑞興縣有毒疾醫莫能名人
民暴死者甚多道臣狀請祈禱於社壇及近
處名山 上親製祭文命遣禮官行祭于本
道名山及本縣社壇其祭名山文曰眇予一

身托乎兆民祗德不類菑沴仍頻玉食靡安
早夜危惕今兹虐癘亦孔之酷淼薰所暨死
者相枕咎在一人替罹毒酖作民父毋子懷
曷寧瞻彼喬岳夙著異靈佳氣鬱鬱拱我神
京一理無間有感必通牲醴既潔籩豆且豐
於焉來格快運神功祭社壇文曰噫予不穀
謬當司牧獲戾上下連歲荐厄今兹咎徵前
史罕覯當寒而溫當閉而溲陰陽乖和厲氣
所鍾哀我民斯遽罹鞫訩人事之失厥罪惟
辟寧丁我躬忍見夭扎夙夜遑遑心焉若割

失今不惠瑞民盡咸神其降監胡不盡傷茲
遺禮官遥薦馨香仰惟明神俯歆予誠亟垂
玄祐活我羣生○夏四月久旱　上下教曰
眇予小子叨承艱大之業臨乎兆民之上于
今一紀有四載矣祗德不類逢天僤怒水旱
風霜之灾人妖物恠之變疊見層出殆無虛
日心之憂危如蹈虎尾若涉春冰也歷觀前
史灾異之作罔非可怕而切急之憂莫如旱
乾者誠以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天旣絶國
隨而顚隮也豈不大可懼哉噫嘻今茲之旱

亦孔之酷矣五日十日之不雨尚云無麥無
禾而節屆東作旱魃為虐其雨其雨殆涉數
旬雨麥焦枯注秧愆期哀我民斯大命近止
為民父母當復如何夙夜遑遑靡神不舉而
視天夢夢雨意愈邈興言及此如惔如焚寧
欲無吪而不可得也宜自政府廣求直言上
而君德之闕遺下而時政之得失悉陳無隱
言雖狂妄予不罪焉仍念今茲台災亶由否
德則予當益加留意而亦豈無勅勵羣工上
下交修之道乎咨爾大小臣僚體予至意克

祛已私恢張公道務盡寅協精白一心少答
天譴以濟時艱至於減膳禁酒勿擊鼓等事
亦令該曹舉行始命政院代撰教旨政院言
十行絲綸辭旨惻怛臣等荒拙之辭不敢形
容聖意之萬一請直以　上教頒布中外再
啓　上乃許之○時久旱至遣大臣禱雨是
日始雨　上甚喜遂以禁苑醉香亭更名曰
喜雨親製亭銘以識之○秋七月判尹俞夏
益言中人常漢輩之贈爵或以工曹漢城府
掌隷院等職者頗多貴賤名分死生無別豈

可以生前不相當之官遽加於死後哉雖不能一一追改令後只贈以西樞之意定式施行爲宜　上命申飭該曹○冬十二月夜召對玉堂官宣醞　上親製四韻詩一章曰天地茫無垠眇然有一身秉彝本自善物誘乃亡真操舍毫釐判聖狂俄頃臻閑邪莫若敬克己日維新羣臣屬和○十二月下教曰湖堂被抄人負明朝並來會銀臺而仍念　祖宗朝抄選文學之士特賜長暇日日課製其着實勸奬之意爲如何哉故於昨年湖堂應

行節目磨鍊之日略倣 祖宗朝故事被抄入員所讀之書朔末書啓有時特召講論首尾且五日一課製等第朔末入啓分等施賞事明白定式啓下而一不舉行秋間因左相劄子更為申飭而亦不奉行使朝家勸奬之盛意未免廢閣不行之歸事之未安莫此為甚自今以後一依節目着實舉行事另加申飭○上下教曰明春江都經營之事實出於陰雨之備而第此巨役適當灾荒溢目餓殍顛連之日雖曰從便料理不煩民力一面設

賑一面動役於予心終有所未安者其令各
該衙門今姑停止待秋舉行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八